

清风润我，师者如书

■ 银道禄

人间至美，莫过于风骨藏心、温情入世。本版两篇人物随笔，描摹了两位气质迥异却同样心怀热忱的文人形象。何鸿先生历经岁月风霜，守诗书本心、怀坦荡格局，深耕乡土文艺沃土，以德润人、以学育人，如书卷般厚重温良，成为后辈前行的灯塔。而凡人肖江烟火谋生、笔墨寄情，灶台烹百味，文字暖人心，以赤诚热忱聚拢文友，于市井烟火中坚守文学热爱。一文致敬德厚流光的文坛前辈，一文记录平凡人间的诗意坚守，一雅一俗、一师一友，尽显文字初心与人间温情。

前些日子，收到十堰文化界拓荒前辈、市文联离休干部何鸿老师的新著。一套三册，诗词、散文、书法各成一卷，内容丰富，装帧雅致。我如获至宝，喜不自胜。时值盛夏，酷暑蒸人，这书便成了我消暑度日的精神甘泉。我一口气连读两遍，仍觉余味不尽，受益良多。

我与何鸿老师同为湖南人，他的家乡在永州道县，我的家乡在邵阳，两地相去不远，乡音可闻。何老师上世纪七十年代即任十堰市文联文艺编辑，我于1985年从十堰报社调入文联，始与何老师共事。后来两家又成了邻居，他住三楼，我住二楼，楼上楼下，往来甚密。

何鸿老师是诗人，却全无世人印象中“诗人”的放旷不羁。他衣着素朴，饮食清淡，日子过得简单至极。然其为人方正，待人以诚，毫无文人的

孤高与矜持。何老师才思丰沛，诗书兼善，日常所为，无非读书、写诗、挥毫。偶尔，也见他与老伴江医生对坐下跳棋，为进一步得失争得面红耳赤，活脱脱两个老小孩。

何鸿老师离休后移居武汉，我每赴省城开会，必登门拜望。每次相见，都如久别亲人重逢，满室欢喜。有一回，他特意取出珍藏多年的茅台，款待我和司机小陈。那酒香至今犹在齿颊间萦绕。我退休之后，倏忽十余年未能再见何老师，心中常怀挂念。

何鸿老师是读书人，其实他本身就是一本书——一本极厚重、极珍贵、内蕴极深的大书。他穿越百年风霜，历经战乱、动荡、沉寂与复苏，而内心始终澄明如镜，平和从容，沉稳如磐。细读何老师这本人生之书，我至少得着三点启悟：

其一，何老师一生多舛，幼年失怙，新中国成立后又蒙“边缘右派”之冤，养过猪，种过瓜，架过高压线……备尝艰辛。故乡亲人因历史波澜多非正常离世，仅一弟幸存。然何老师并未因此消沉，亦不曾耿耿于怀、怨天尤人。相反，他用诗词颂扬时代，歌咏新生，字里行间尽是光明与暖意。翻阅他的诗词散文，这样的篇什俯拾即是。孔子云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何老师正是坦荡之人、大格局之人。

面对人生的沟壑与荆棘，他凭着一个文化人的良知坦然相迎，旷达自处，从而在精神上实现了真正的解放与超拔。

其二，烽火连天的解放前夕，何老师毅然选择投奔解放区。这一去，彻底改写了命运的走向，使他得以步入心向往之的文艺天地。试想，若当年他踌躇未行，困守故土，其境遇未必优于其弟。他那位做了一辈子农民的弟弟，解放后被划为地主，家财散尽，扫地出门，老母几近饿毙。

柳青有言：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。”这一步，何老师看见了，也迈出去了，于是命运转圜，梦想成真。

其三，何老师出身书香世家，童蒙即诵《声律启蒙》《幼学琼林》，继而又读《孟子》《左传》，幼小的心田里早早埋下了文学的种子。他说过：“我从小就想当一个诗人，崇拜陶潜、李白、杜甫。”青年时代，美梦成真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二十余岁便执编《长江文艺》诗歌栏目，该刊还为他出版过长诗单行本。也正是在那流光溢彩的岁月里，他收获了此生最真挚的爱情。中年以后，他从江城奔赴十堰，执掌市文联文艺编辑之职，直至离休。一辈子写诗、编诗，一辈子做自己心爱之事——正如他所言：“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是何等的幸福！”

何鸿老师在十堰文艺界德高望重，实为十堰文艺的拓荒者与奠基人之一。建市之初，他倾尽心力，为车城培育了一大批文学青年。我虽非文学青年，却也是受益者。1994年，我的摄影作品《晚晴》荣获第十七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奖项，何老师欣然撰文《苍茫含蕴，妙手偶得》，发表于1995年3月11日的《十堰日报》，对后学鼓励有加。

1999年，我的摄影集《武当》出版后，我又投身《神农架》的拍摄。创作期间，我多次携稿登门求教，请何老师为我审阅文字。他总是热情洋溢，逐字逐句帮我推敲——“山中一夜雨，树梢百重泉”“飞流淌绿意，一路向天歌”“此树只应仙国有，人间哪得几回看”——诸多锦句，俱出自他的灵光一现，信手拈来，妙语天成，为我的作品平添神韵。其学识之渊博、才情之丰沛，令我眼界大开，仰之弥高。

《神农架》出版后，反响甚好。朋友们怜我单枪匹马、屢涉险境，纷纷劝我将幕后故事写下来。我虽有意，却因不擅文字而犹豫再三。何老师得知后，特意送我一册黄永玉的散文集，并言：“黄永玉是画家，散文却写得极好，还拿过全国散文一等奖。”他借黄永玉为例，勉励我放下顾虑，大胆落笔。这份用心，令我感念至深。

此生能遇何鸿老师，实乃幸事。他的人品、学问与修养，如春雨润物，无声而深远地滋养着我，令我肃然起敬。何老师毕生研读钱钟书著作，尝以“文化昆仑”誉之。而在我心中，何鸿老师本人，便是一座巍巍“文化昆仑”。只可惜他移居武汉之后，我再遇疑难，已不能随时叩门请教，每念及此，不胜怅然。

“百岁犹强健，知君即地仙。”惟愿何老师身体康朗，心境常春，艺术之树繁茂长青，更期他日再有新作问世，以饕后学。

在我认识的人里，肖江很特别——他系着围裙能颠勺，拿起笔杆能写文。身上既有江湖气，也有书卷气，朋友们都说他是“文人里最会做饭的，厨师里最会写文章的”。

与肖江的相识，始于一个文学平台。本是萍水相逢、互相点赞之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评论栏里他留下一句：“原来你也是十堰人。”因这层同乡的关系，我们才真正相识。

在十堰的文学圈里，我们不时会在一些征文比赛中碰面。他的作品总是凭借一份朴素的真诚和细腻的洞察力脱颖而出，摘得头筹。就在这来来往往中，我们彼此熟悉。而缘分的加深，则始于他和两位兄弟创办的“三粒粟”平台。承蒙邀请，我得以加入这个大家庭，担任编辑一职。平台里的伙伴们都亲切地唤我一声“二姐”。从那时起，我们之间才真正拥有了超越同乡与文友的、扎实的羁绊。

肖江自幼失怙，由母亲独自带大。这样的成长经历，让他比旁人更早洞察世事，也磨砺出坚韧独立的性子。他很早便踏入社会，从谋生中学了一手好厨艺。手艺成熟后，他开了间小饭馆，算是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。

自从有了这方自己的“落脚点”，他便常常招呼文友、朋友来聚聚。桌上从不缺好菜好酒，一切随意得像回家吃饭。那间小饭馆，也就渐渐成了我们这群人最暖的“客厅”。

后来，这儿真成了大家的“根据地”。几杯酒下肚，文学和生活的界线就模糊了。有人念起刚写的诗，厨房的炒菜声正好打着拍子；有人争着小说的结局，满屋的饭菜香里好像飘着另一种答案。肖江常系着围裙，端着新炒的菜出来，就着刚才的话题接上几句——话里总带着锅气，鲜活又实在。忙完灶上的活儿，他也顾不上歇，总是绕到每桌敬敬酒、说说话，兴起时连菜都忘了夹一口。

我们说这儿是“纸上江湖的线下客栈”。文字让我们在云端相遇，而肖江的烟火气，却把这份相遇接回了地面，落成了热乎乎的交情。在他这儿，最好的“稿费”不是印成铅字的文章，而是散场时大家脸上的尽兴与满足。

故事的转折出现在去年。受一些行业政策的影响，小店的生意不如从前热闹了。但肖江从没抱怨过什么，只是照常开门迎客，烟火气依旧，对我们这群老朋友也从未怠慢。谁也没想到，有一天他会突然倒下来——是胰腺炎。做餐饮的人，终日操心，偶尔应酬也免不了喝上几杯，身体就这么被熬出了问题。

店只好暂时关了。那两个月里，他安静养病，人也瘦了一圈。我们几个朋友常去看他，陪他说说话，却也做不了更多，只能想着等他重新开业，一定多来捧场。病中的人大概总会想很多——关于人事，关于将来，关于手中这点生计的分量。

两个月后，肖江又系上围裙，重新站在了灶台前。关张已久的店要再热起来，并不容易。他默默守着店，偶尔在朋友圈发发新研究的菜，写几句心情。我们但凡有聚会或招待，也都尽量往他那儿带，像是某种无声的默契。

直到某个晚上，他忽然打来电话，声音有些疲惫：“服务员母亲病了，得回去照顾……店里实在转不开，我在想，要不要先把店关了。”那电话里，我们聊了很久。我试着给他打气，也提了些勉强的建议。但他似乎已经想得很清楚——与其硬撑下去每天赔钱，不如咬咬牙，先停下来。等缓过这口气，等时机对了，再从头条来过。

挂了电话没几天，他的小店，终究还是熄了灯。这就是肖江，一个温暖、朴实、总把责任背在自己肩上的人。时运起伏，生活有时并不如意，一间小店的故事，就这样暂告一段落。

但我知道，对他这样的人来说，这不会是终点。有些人人生来就带着火种——哪怕暂时熄了焰，灰烬深处仍留着温度。等他再回来时，一定会带着更透亮的眼光、更扎实的本事，把日子重新烧得暖烘烘的。

故事还在继续，只是换了章节。而我们有耐心等待——等他的下一炉灶火，等我们的下一顿团圆饭。

烟火伴文心

■ 陶敏

欢迎投稿 邮箱 sywbzw@163.com